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在全球有 7 百多万人参与的运动，致力于缔造一个人人均享有人权的世界。**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标准中列载的所有权利。**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资金主要来自成员会费和公众捐款。**

© 国际特赦组织 2018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件的内容已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4.0 国际）获得许可。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legalcode>

如欲查询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有关“许可”的网页：[www.amnesty.org](http://www.amnesty.org)  
若某一材料的版权属于国际特赦组织以外的持有人，则该材料不受制于知识共享条款。

2018 年首次出版

国际特赦组织有限公司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K

索引号：ASA 17/9113/2018

原文：英文

[amnesty.org](http://amnesty.org)



**封面图片：**哈萨克人手持失踪亲人的照片，他们相信照片中人已被关押在中国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转化中心”内，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18 年 9 月。

© 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 目录

序言	4
家人往最坏的方向想	6
“无权利区”	10
“教育转化”	13
交代一切的时候到了	18

# 序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是一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地区，北面是浩瀚无边的半荒漠草原，南面则有历史悠久的绿洲城镇环绕的沙漠盆地。新疆的面积大约是法国的3倍，所覆盖的地区曾因古丝绸之路及作为中外文化贸易枢纽而数百年来闻名于世。

基于这段历史，新疆成为中国种族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该地区2,2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是操突厥语、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人（约1,130万人）、哈萨克人（约160万人），以及其他不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皆与在中国“内地”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人明显不同的族群。

新疆与8个不同的国家接壤，境内拥有丰富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亦因此与中国不少的经济、战略和外交政策目标密切相关。然而，几十年来，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不时发生暴力事件和严厉镇压。中国领导人现在认为，新疆的稳定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的关键。该倡议是一项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加强中国与中亚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sup>1</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黄色部分。

<sup>1</sup> D. Tweed,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China's New Silk Road），彭博社，2018年8月23日，[www.bloomberg.com/quicktake/china-s-silk-road](http://www.bloomberg.com/quicktake/china-s-silk-road)。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但在今天，新疆由于其他原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近几个月以来，当地传来的消息令人忧虑。当局在那里大规模进行侵扰性监控、任意拘押、政治教化和强制的文化同化，针对的对象是当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族群。2018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下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中国就执行公约所提交的报告进行审议。在其结论性意见中，委员会对于有报道表示中国以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为由，任意、长期和与外界隔绝地拘押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表示震惊。<sup>2</sup>

新疆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禁止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真正独立的调查，因此大家所知甚少。近几个月，国际特赦组织曾与100多名在4大洲各地的人交谈过，这些人说自己与新疆的亲友失联，担心他们已被拘押。由于在那里的人被秘密失踪，而且无任何记录，因此几乎无法追寻或确认任何一个人的下落。国际特赦组织已开始搜集受影响者的陈述，这些陈述与其他人告发的许多细节相符。

目前，我们关注新疆近期的事态发展，也因此令我们需要紧急发声，呼吁中国当局着手就目前的镇压提供可靠的答复。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最迫切的，是所有那些与我们联系的家属都希望得到答案的。现在，我们代表在新疆的失踪者和世界各地关心他们的人，同声质问中国政府：“他们在哪儿？”

### 关于这份简要报告的编制方式

要在新疆调查敏感的人权问题一直非常困难，外交官和联合国人权专家一般只能在地方当局小心管控的情况下才能到访当地；至于外国记者则经常遭到国保跟踪和骚扰，<sup>3</sup>一些记者因为在新疆进行调查而遭驱逐或工作签证被拒。<sup>4</sup>当地人往往不愿与外人分享信息，担心这样做导致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搜集和提出确切证据证明当地可能发生人权侵犯极为困难。

国际特赦组织一直密切关注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关于新疆情况的报道。至今为止，各方在新疆的实地调查就拘押系统作了不少描述，但我们尚未独立核实当中许多的讲法。一开始时，我们与8人进行了远程访谈，他们联系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找到亲友。2018年9月，我们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收集了100多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的证词。这些访谈再加上其他人的报告，足以令我们相信新疆境内存在拘押系统，需要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对此进行调查。

在本报告中，大多数与哈萨克人进行的访问都是由赛里克赞·比拉什（Serikzhan Bilash）和吉迪拉里·奥拉足利（Kydyrali Orazuly）安排，他们创立了阿塔珠尔特（Атажурт）组织，帮助记录生于中国但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哈萨克人与亲人失联的情况，这些人的亲人不是被中国当局拘押在“教育转化中心”，就是被软禁或被没收护照。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受访者均同意使用其全名以及失踪或假定被拘押的亲属的名字。

<sup>2</sup>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中国》，联合国文件编号：CERD/C/CHN/CO/14-17，第40段。另参阅国际特赦组织，《中国：联合国调查结果揭露少数民族被系统性镇压》（China: Systematic repress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laid bare in UN findings, 新闻稿，2018年8月30日），[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8/china-systematic-repression-of-ethnic-minorities-laid-bare-in-un-findings/](http://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8/china-systematic-repression-of-ethnic-minorities-laid-bare-in-un-findings/)。

<sup>3</sup> 《记者在中国遭到骚扰：报道新疆消息的记者被禁止采访》（Harassment of journalists in China: reporters covering Xinjiang prevented from conducting interviews），香港外国记者会，[www.fcchk.org/harassment-of-journalists-in-china-reporters-covering-xinjiang-prevented-from-conducting-interviews/](http://www.fcchk.org/harassment-of-journalists-in-china-reporters-covering-xinjiang-prevented-from-conducting-interviews/)。

<sup>4</sup> 傅才德，〈中国宣布将驱逐法国记者，指其同情恐怖主义〉，《纽约时报》，2018年1月19日，[www.nytimes.com/2015/12/27/world/asia/china-says-it-will-expel-french-journalist.html](http://www.nytimes.com/2015/12/27/world/asia/china-says-it-will-expel-french-journalist.html)；王霜舟和黄安伟，〈Buzzfeed 美国记者被迫离开中国〉，《纽约时报》，2018年8月24日，[www.nytimes.com/2018/08/23/world/asia/china-buzzfeed-reporter.html](http://www.nytimes.com/2018/08/23/world/asia/china-buzzfeed-reporter.html)。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家人往最坏的方向想

## “噩梦何时再会降临？我能做些什么？谁会在乎我们？”

2018年3月13日，维吾尔记者古力且克热·克尤木（Gulchehra Hoja）讲述她的家人在新疆面临拘押。

多月以来，失踪者亲属一直独自承受苦楚，希望家乡的亲人失联只是暂时性的。他们担心若寻求外界关注，会令事情雪上加霜。现在，随着各人的担忧永无止境，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遭遇说出来并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事。

他们是已在世界各地安顿下来的维吾尔移民和难民，以及数以千计在中国出生但在邻国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哈萨克人，直到不久之前，他们还能相对自由地穿梭于两国之间。

### 波塔（BOTA）讲述：“我想再次见到父亲”



26岁的波塔·胡赛因（Bota Kussaiyn）手持父亲萨合木拜·胡赛因（Kussaiyn Sagymbai）的照片，他从哈萨克斯坦返回中国看病后被拘押在新疆一所“教育转化中心”内（照片摄于2018年9月）。© 国际特赦组织

波塔·胡赛因是一名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就读的哈萨克学生，最后一次与父亲通话是在2017年11月。他们的家庭来自新疆，在2013年举家搬到哈萨克斯坦定居。波塔的父亲**萨合木拜·胡赛因**由于脚患返回新疆接受治疗。

波塔的父亲对她说，当地警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没收了她的护照。3个月后，她留在哈萨克斯坦的母亲从新疆的亲属那里得知，父亲在新疆西北部邻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额敏县一所“教育转化中心”内，但家人不知道他被关押的确切地点。

那些亲戚害怕再与她的家庭联系可能会使他们受到怀疑，因此在那之后便没有再与她的母亲通信。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父亲被拘押前，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一起开心大笑。我们的家再也不会再有笑声了，而且我们晚上也睡不着，每一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这对于我母亲造成极大的伤害。我们不知道他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想再次见到父亲。”

(2018年8月29日的网上访问和2018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的采访)

为避免引起怀疑，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人与居于中国境外的亲友断绝联系。他们让亲友不要打电话给他们，而且删除了社交媒体软件上的境外联系人资料，<sup>5</sup> 由此出现的通信真空只会加剧新疆成为信息黑洞的问题。当你跟家乡的亲人失去所有联系时，你怎样知道他们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故意避开你，还是因为他们被当局带走了？由于无法从家乡取得任何可靠消息，许多住在境外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难免往最坏的方向想。

### 阿科达 (AKEDA) 讲述：为身为维吾尔著名学者但现已失踪的母亲担心



维吾尔学者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wut) 摄于牛津大学 (照片日期不明)。© 私人所有

阿科达 (要求国际特赦组织不要刊登她的姓) 最后一次跟母亲**热依拉·达吾提**谈话是在2017年12月。现在，她担心自己的母亲 (著名的维吾尔学者) 是否已被拘押在新疆的“教育转化中心”内。<sup>6</sup> 当身处美国留学的阿科达联系在中国的亲戚和母亲的学生时，没有人能向她提供任何信息。

“我为妈妈的情况感到忧心，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健康和平安，”阿科达在电邮内向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她是一位诚实认真的老师，一生致力于教学和研究。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她应该受苦。”

(2018年9月3日与国际特赦组织的电邮通信)

中国国安积极在境外地区招募间谍，此举对那些生活在境外的人造成更大压力。<sup>7</sup> 那些招募目标据报被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合作，其在新疆的家人就会被拘押；而如果他们合作的话，就被承诺家人将得到从宽对待。

<sup>5</sup> N. VanderKlippe, 〈随着中国增加对国外人员的关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感到新压力〉 (Uyghurs around the World Feel New Pressure as China Increases Its Focus on Those Abroad), 《环球邮报》, 2017年10月29日, [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uyghurs-around-the-world-feel-new-pressure-as-china-increases-its-focus-on-thoseabroad/article36759591/](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uyghurs-around-the-world-feel-new-pressure-as-china-increases-its-focus-on-thoseabroad/article36759591/).

<sup>6</sup> 储百亮和王霜舟, 〈新疆加强压制维吾尔人, 著名学者失踪逾八月〉, 《纽约时报》, 2018年8月10日, [www.nytimes.com/2018/08/10/world/asia/china-xinjiang-rahile-dawut.html](http://www.nytimes.com/2018/08/10/world/asia/china-xinjiang-rahile-dawut.html).

<sup>7</sup> M. Rajagopalan, 〈他们以为已远离国家监视, 他们错了〉 (They Thought They'd Left the Surveillance State Behind. They Were Wrong.), 《BuzzFeed新闻》, 2018年7月9日, [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meghara/china-uyghur-spies-surveillance](http://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meghara/china-uyghur-spies-surveillance).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由于大家不知道居于境外的人中有哪些会向中国的国安部门举报，因此而播下怀疑和不信任的种子并落地生根，且进一步加深孤立感和恐惧。一位曾对境外维吾尔人进行研究的临床社会工作者称，这样的感觉无处不在，导致侨民社区日益感到绝望和抑郁。<sup>8</sup>



### 努莎特 (NURSHAT) 讲述：十多岁的女儿和儿子都失踪

努莎特·马米什 (Nurshat Mamish) 于 2017 年 11 月前往哈萨克斯坦，现在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当她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她的 13 岁女儿**蒂娜拉·亚格利** (Dinara Yergali) 在 2018 年 3 月返回新疆昭苏县后失踪时，她似乎心碎了。一个月前，蒂娜拉前往哈萨克斯坦与母亲相聚，但新疆的亲戚提醒努莎特，如果她和她的家人不立即返回新疆，其他家人就会遇到麻烦，于是蒂娜拉就立刻返回新疆。

蒂娜拉想留在母亲身边，但是努莎特和她的家人让她回去，以为不会有任何事发生在一个 13 岁的女孩身上，而且这样做会减轻其他家人的压力，但蒂娜拉现在下落不明，她的家人担心她已被拘押。

在蒂娜拉失踪前两个月，努莎特的 24 岁儿子**亚伯尔·亚格利乌利** (Yerbol Yergaliuli) 从新疆打电话来说他已被拘押。他也曾计划到哈萨克斯坦与家人团聚，但努莎特现在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在两个孩子失踪的情况下，现在努莎特说她只能寄望二人很快会获准前往哈萨克斯坦与家人团聚。

*(2018 年 9 月 8 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的访问)*

境外的维吾尔人也担心，如果他们回到新疆会遭遇什么。那些有权在其他国家居留的人至少能留在原地，但那些持短期签证的学生或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人并不总是有同样的选择。2017 年，200 多名维吾尔学生在埃及被拘押，其中至少有 22 人被强行遣返中国，<sup>9</sup>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关于其下落的任何消息。虽然有关新疆持续镇压的报道越来越多，但当有一个维吾尔四口之家向瑞典寻求庇护，以便在安全的情况下重建生活时，当地的移民局起初拒绝提供庇护。<sup>10</sup>

根据国际法，各国义务遵守不驱回原则，确保任何人不会被直接或间接送回真正有严重侵犯人权风险的国家。

<sup>8</sup> N. VanderKlippe, 《随着中国增加对外国人员的关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感到新压力》。

<sup>9</sup> 国际特赦组织, 《紧急行动：更多维吾尔学生面临被强行遣返的风险》(索引号：MDE 12/6848/2017)。

<sup>10</sup> J. Olsson, 《瑞典即将把一个维吾尔家庭遣返新疆》(Sweden about to deport a Uyghur family to Xinjiang), INBEIJING.se, 2018 年 9 月 5 日, inbeijing.se/bulletin/2018/09/05/Sweden-about-to-deport-a-uyghur-family-to-xinjiang/。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古力且克热讲述：记者担心被拘家人的命运



维吾尔记者古力且克热·克尤木（后排右方）和父母与弟弟（照片日期不明）。©私人所有

古力且克热·克尤木是一名驻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记者，已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了 17 年。由于她的一些报道批评当局，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骚扰她的家人。

古力且克热每周都给父母打电话，直到 2018 年 2 月初才开始与父母失联。她从家人的朋友那里得知，父母被卷入一次针对她约 20 名家庭成员的拘捕行动中。

古力且克热年迈的母亲奇曼古丽·济凯利（Qimangul Zikri）在生病后才获释，她的父亲也在同一天从医院获释，但住院期间一直有人看守着，两人之后仍被软禁在家中。她的许多其他家庭成员仍然失踪，包括她的弟弟。<sup>11</sup>

古力且克热认为，她必须继续努力使她的家人获释，与此同时开腔发声。“如果他们这样对待一名 70 多岁的妇女，那么我的弟弟会遭遇什么？”她问道。“即使他们都获释，那种恐惧感仍与我同在，”她说。“我的母亲以前经常说我很幸运，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我们经历了更糟糕的事情，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说类似的话。”

*(2018 年 3 月 13 日，在华盛顿特区为国际特赦组织进行的访问。2018 年 9 月 5 日与国际特赦组织的网上通信)*

<sup>11</sup>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维族女记者 20 名亲属被拘押》（索引号：ASA 17/7964/2018）；国际特赦组织，《分离的灵魂：维族女记者帮助家人获释的坚定决心》，2018 年 3 月 16 日，[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3/uighur-journalists-unbreakable-resolve-to-help-detained-family/](http://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3/uighur-journalists-unbreakable-resolve-to-help-detained-family/)。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无权利区”

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声称，由于他们所说的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给新疆带来了繁荣和稳定，当地的维吾尔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穆斯林”。<sup>12</sup> 中国外交官坚称，当地是“各民族背景的人彼此尊重、友爱，共同努力创造更好生活”的地方。<sup>13</sup>

事实上，新疆的民族关系紧张绝非新事。几十年来，许多维吾尔人对他们认为的系统性民族和宗教歧视感到不满。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承诺让新疆享有广泛自治权，但不少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反而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虽然他们承认政府政策为新疆带来了经济发展，但也看到不少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是流出该地区，就是流向多年来被鼓励到当地定居的许多汉族移民。<sup>14</sup> 此外还有文化异化，当局一再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说，他们的传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相比相对落后，他们的孩子接受“双语教育”，专注于教授汉语和汉文化，但代价是要牺牲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传统。<sup>15</sup>



照片中的维吾尔妇女步行穿过西部城市喀什的一条小巷（照片日期不明）。根据 2017 年 3 月起在新疆实施的《去极端化条例》，佩戴传统的面纱和头巾可能会受到惩罚。© Feifei Cui-Paoluzzo/Getty Images

<sup>12</sup> B. Blanchard, 《中国官员称新疆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快乐的”》(China Official Says Xinjiang's Muslims Are 'Happiest in World'),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25 日, [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china-official-says-xinjiangs-muslims-are-happiest-in-world-idUSKCN1B50ID](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china-official-says-xinjiangs-muslims-are-happiest-in-world-idUSKCN1B50ID)。

<sup>13</sup> 刘晓明, 《新疆的和谐建立在 3 项原则上》(Harmony in Xinjiang Is Based on Three Principles), 《金融时报》, 2018 年 8 月 20 日, [www.ft.com/content/05a81682-a219-11e8-85da-eeb7a9ce36e4](http://www.ft.com/content/05a81682-a219-11e8-85da-eeb7a9ce36e4)。

<sup>14</sup> 伊力哈木·土赫提,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Cindy Carter 译成英文, China Change, [chinachang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ilham-tohti\\_present-day-ethnic-problems-in-xinjiang-uyghur-autonomous-region-overview-and-recommendations\\_complete-translation3.pdf](http://chinachang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ilham-tohti_present-day-ethnic-problems-in-xinjiang-uyghur-autonomous-region-overview-and-recommendations_complete-translation3.pdf)。

<sup>15</sup> 国际特赦组织, 《中国: 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书, 第 96 届会议, 2018 年 8 月 6 至 30 日》(索引号: ASA/17/8742/2018)。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努力不懈地增进民族理解却换来无期徒刑



维吾尔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照片摄于2009年11月6日）。©私人所有

在新疆当前环境下，即使只是对政府处理民族政策方面的做法作出相对温和与建设性的批评，也会换来严厉惩罚，伊力哈木·土赫提对此再熟悉不过。他是一名受人景仰的维吾尔经济学家，也创立了一个旨在促进民族间对话的热门双语网站。

2014年，伊力哈木因“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刻画为试图煽动民族紧张关系的人。他的几名学生也被判入狱。<sup>16</sup> 伊力哈木一直以他的文章和讲课，突显政府的政策如何加剧维吾尔人的不满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上述政策限制维吾尔语的使用，严重妨碍维吾尔人奉行自己宗教的能力，阻碍他们寻找工作的机会，并鼓励汉族迁移到当地。虽然伊力哈木批评当局，但一直反对暴力，也从未主张维吾尔独立。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伊力哈木·土赫提是良心犯，一直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他。<sup>17</sup>

这种不满令一些维吾尔人渴望宣布从中国独立，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国家，称之为“东突厥斯坦”。正是这种独立主张导致新疆执法当局开展长期行动，以铲除并惩罚那些被认为参与所谓“分裂国家”活动的人。<sup>18</sup>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行动升级，开始将镇压维吾尔人独立活动的行动与正在蔓延的“反恐战争”结合起来。<sup>19</sup>

2009年，事态又出现了变化，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民族之间发生骚乱，导致近200人丧生。<sup>20</sup> 因应骚乱的发生，当局在新疆各地部署了更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使局势更为紧张。当局更将2014年出现的零星袭击事件，归咎于在网上受到激进伊斯兰主义宣传煽动的维吾尔人，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sup>21</sup> 自此以后，新疆扩大了警力和安全检查站规模，并全面部署使用尖端面部识别技术和其他系统的监控摄像机，利用大数据分析来追踪人员。<sup>22</sup> 所有这些都是当局公开宣示的“人民反恐战争”的一部分，此举将焦点转移到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之上，任何表达伊斯兰教义信仰的都可能因此而受到怀疑。

<sup>16</sup> 《BBC新闻》，〈中国监禁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学生〉（China jails students of Uighur scholar Ilham Tohti），2014年12月9日，[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0390801](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0390801)。

<sup>17</sup> 国际特赦组织，〈被囚中国的获奖活动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五事〉，2016年10月20日，[www.amnesty.org/en/latest/campaigns/2016/10/five-facts-about-ilham-tohti-uyghur-activist-jailed-in-china/](http://www.amnesty.org/en/latest/campaigns/2016/10/five-facts-about-ilham-tohti-uyghur-activist-jailed-in-china/)。

<sup>18</sup>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严重人权侵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索引号：ASA 17/018/1999）。

<sup>19</sup> C. Chung，〈中国的“反恐战争”：911和维吾尔分裂主义〉（China's 'War on Terror': September 11 and Uighur Separatism），《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02年7/8月，<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2-07-01/chinas-war-terror-september-11-and-uyghur-separatism>。

<sup>20</sup> 国际特赦组织，〈“正义，正义”：2009年7月中国新疆的抗议活动〉（索引号：ASA/17/027/2010）。

<sup>21</sup> 扬帆和高山，〈中国称新疆袭击由“宗教极端分子”幕后指使〉（China Says 'Religious Extremists' Behind Xinjiang Attack），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5月1日，[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attack-05012014155928.html](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attack-05012014155928.html)。

<sup>22</sup> M. Rajagopalan，〈这就是21世纪警察国家的真实模样〉（This Is What A 21st-Century Police State Really Looks Like），《BuzzFeed新闻》，2017年10月17日，[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meghara/the-police-state-of-the-future-is-already-here](http://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meghara/the-police-state-of-the-future-is-already-here)；J. Chin和C. Bürge，〈在新疆的12天：中国的监控如何压垮日常生活〉（Twelve Days in Xinjiang: How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Overwhelms Daily Life），《华尔街日报》，2017年12月20日，[www.wsj.com/articles/twelve-days-in-xinjiang-how-chinas-surveillance-state-overwhelms-daily-life-1513700355](http://www.wsj.com/articles/twelve-days-in-xinjiang-how-chinas-surveillance-state-overwhelms-daily-life-1513700355)。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党委书记陈全国掌管新疆“无权利区”



2017年10月19日，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后排右方）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19大的会议。© 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新疆扩大使用监视和社会控制措施之时，正好是新疆现任党委书记陈全国在2016年到任的日子。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政治领导层的最高层之前，曾在2011至2016年期间在西藏自治区担任同一职务。在西藏出任党委书记期间，他因为令当地保持相对稳定，并结束藏人在西藏自治区内的一系列自焚抗议活动而受到赞赏，获得了“民族政策创新者”的称誉。<sup>23</sup> 陈全国的策略包括对新疆的安全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额外招募数以千计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在城市地区广泛设立“便民警务站”，部署高科技监控设备，并增加检查站数目以监控民众的行动。结果，这些措施令新疆变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联合报告员盖伊·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所称的“无权利区”。<sup>24</sup>

<sup>23</sup> A. Zenz 和 J. Leibold, 〈陈全国：北京对西藏和新疆的安全战略背后的强人〉（The Strongman Behind Beijing's Securitization Strategy in Tibet and Xinjiang），《詹姆斯顿基金会中国简报》（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2017年9月21日，[jamestown.org/program/chen-quanguo-the-strongman-behind-beijings-securitization-strategy-in-tibet-and-xinjiang/](http://jamestown.org/program/chen-quanguo-the-strongman-behind-beijings-securitization-strategy-in-tibet-and-xinjiang/)。

<sup>24</sup>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审议中国报告》（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reviews the report of China，新闻稿，2018年8月13日），[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452&LangID=E](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452&LangID=E)。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教育转化”

从 2014 年起，新疆开始出现大规模拘禁营，在 2017 年 3 月颁布地区性的《去极端化条例》后更火速延伸至新疆各地。<sup>25</sup> 许多人称这些拘禁营为“再教育营”，但大多数被官方称为“教育转化中心”。<sup>26</sup> 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当局设立这些设施的目标似乎是要以非宗教、爱国的忠诚来取代宗教从属和民族身份。<sup>27</sup> 中国政府大多否认有这些设施存在，但招聘和采购文件及卫星图像已证实了这些设施的建造。<sup>28</sup>

没有人清楚知道在镇压开始以后有多少人被拘押。2018 年 5 月公布的一项估算数据指出，被拘押的总人数在“几十万到略微超过 100 万之间”，此估算被大家广泛认同，<sup>29</sup>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也在审议中国提交的报告之后在其结论性意见中引用了这一估算范围。<sup>30</sup> 然而，无论当时估算的实际数字是多少，自此以后该数字几乎肯定有所上升。

有关这些拘押设施和拘押本身的法律依据极其模糊。<sup>31</sup> 那些被送去“转化”的人没有受到审判；无法联系律师，也无权对当局的决定提出异议。被拘押者遭关押的日子似乎没有期限，可能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由于没有固定的“刑期”，一个人什么时候才算是圆满地接受“教育”由当局决定。

---

<sup>25</sup>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中国法律翻译网，2017 年 3 月 30 日，[www.chinalawtranslate.com/%e6%96%b0%e7%96%86%e7%bb%b4%e5%90%be%e5%b0%94%e8%87%aa%e6%b2%bb%e5%8c%ba%e5%8e%bb%e6%9e%81%e7%ab%af%e5%8c%96%e6%9d%a1%e4%be%8b/?lang=en](http://www.chinalawtranslate.com/%e6%96%b0%e7%96%86%e7%bb%b4%e5%90%be%e5%b0%94%e8%87%aa%e6%b2%bb%e5%8c%ba%e5%8e%bb%e6%9e%81%e7%ab%af%e5%8c%96%e6%9d%a1%e4%be%8b/?lang=en)。

<sup>26</sup> A. Zenz, 〈新证据显示中国在新疆设立政治再教育营〉 (New Evidence for China's Political Re-Education Campaign in Xinjiang), 《詹姆斯顿基金会中国简报》, 2018 年 5 月 15 日, [jamestown.org/program/evidence-for-chinas-political-re-education-campaign-in-xinjiang/](http://jamestown.org/program/evidence-for-chinas-political-re-education-campaign-in-xinjiang/)。

<sup>27</sup> G. Shih, 《中国的大规模教化营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 (China's Mass Indoctrination Camps Evoke Cultural Revolution), 美联社, 2018 年 5 月 18 日, [apnews.com/6e151296fb194f85ba69a8b972e4b](http://apnews.com/6e151296fb194f85ba69a8b972e4b); R. Thum, 〈中国的大规模拘禁营没有明显的结束迹象〉 (China's Mass Internment Camps Have No Clear End in Sight), 《外交政策》, 2018 年 8 月 22 日, [foreignpolicy.com/2018/08/22/chinas-mass-internment-camps-have-no-clear-end-in-sight/](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8/22/chinas-mass-internment-camps-have-no-clear-end-in-sight/); 储百亮, 〈中国在新疆建立大量拘禁营,“转化”维吾尔穆斯林〉, 《纽约时报》, 2018 年 9 月 8 日, [www.nytimes.com/2018/09/08/world/asia/china-ughur-muslim-detention-camp.html](http://www.nytimes.com/2018/09/08/world/asia/china-ughur-muslim-detention-camp.html)。

<sup>28</sup> A. Zenz, 〈新证据显示中国在新疆建立政治再教育营〉; S. Zhang, 《新疆再教育集中营列表》, Medium.com (博客), 2018 年 5 月 20 日, [medium.com/@shawnwzhang/list-of-re-education-camps-in-xinjiang-%E6%96%B0%E7%96%86%E5%86%8D%E6%95%99%E8%82%B2%E9%9B%86%E4%B8%AD%E8%90%A5%E5%88%97%E8%A1%A8-99720372419c](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list-of-re-education-camps-in-xinjiang-%E6%96%B0%E7%96%86%E5%86%8D%E6%95%99%E8%82%B2%E9%9B%86%E4%B8%AD%E8%90%A5%E5%88%97%E8%A1%A8-99720372419c)。

<sup>29</sup> A. Zenz, 〈新证据显示中国在新疆建立政治再教育营〉。

<sup>30</sup>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中国》，联合国文件编号：CERD/C/CHN/CO/14-17，第 40 段。

<sup>31</sup> J. Daum, 〈新疆存在教育中心，但这些中心的存在是否有法律依据？〉 (XJ Education Centers Exist, but Does Their Legal Basis?), 中国法律翻译网, 2018 年 8 月 14 日, [www.chinalawtranslate.com/xj-education-centers-exist-but-does-their-legal-basis/?lang=en](http://www.chinalawtranslate.com/xj-education-centers-exist-but-does-their-legal-basis/?lang=en)。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被拘押者的证词：“X”讲述年长妇女被迫学习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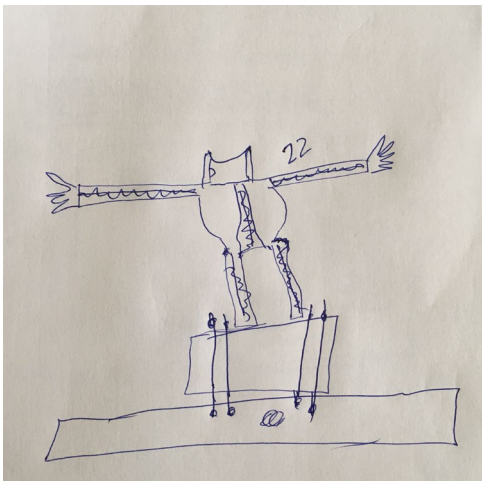
“X”是一名年轻女子，基于安全原因而要求不透露身份。2018年2至8月期间，她被拘押在乌鲁木齐的一所“教育转化中心”内。她告诉国际特赦组织自己目睹中心内的年长妇女被迫每天学习100到200个汉字，当中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她们中的一些人哭着反抗，说她们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质疑为什么需要学习汉字。在“转化中心”教授政治课程的人斥责这些妇女不爱国，并坚持她们必须学习中文，因为她们是中国公民。

(2018年9月8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的访问)

据那些在“教育转化中心”待过的人说，被拘押者在里面的生活受到严厉管束，几乎完全与正式拘押设施的生活无异。<sup>32</sup> 他们被训诫有关“宗教激进主义”的祸害，被要求学习中文，被迫背诵法律规定和爱国歌曲，以及写“悔过书”，这些“悔过书”是确定他们是否已圆满接受“教育”获释的关键。

那些反抗或未能显示取得足够进展的人据报面临惩罚，包括遭口头辱骂、剥夺食物、单独拘禁、殴打、手脚被锁上和维持痛苦姿势，以上种种都可能构成违反国际法有关绝对禁止实施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sup>33</sup> 有报道称，这些设施内出现死亡个案，包括无法忍受虐待的人自杀身亡。<sup>34</sup>

## 被拘押者的证词：凯拉特（KAIRAT）讲述遭受酷刑和强制教化的经历



曾被拘押的凯拉特·萨马尔坎 (Kairat Samarkan) 所绘画的图画，当中显示了他所说的被警察戴上镣铐并绑在一根铁棍上的情景，当时他的双臂张开，身体被固定，以致不得不站直而无法弯腰。© 国际特赦组织

对于自己在“教育转化中心”中遭到的待遇，凯拉特·萨马尔坎仍然记忆犹新。2017年10月，他从哈萨克斯坦返回新疆去取一些钱。凯拉特在抵达新疆最北部的家乡阿勒泰几天后，被警方传唤并带

<sup>32</sup> S. Denyer, 〈中国穆斯林“再教育营”的前犯人讲述遭洗脑和酷刑的经历〉 (Former Inmates of China's Muslim 'Reeducation' Camps Tell of Brainwashing, Torture), 《华盛顿邮报》, 2018年5月17日,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former-inmates-of-chinas-muslim-re-education-camps-tell-of-brainwashing-torture/2018/05/16/32b330e8-5850-11e8-8b92-45fdd7aaef3c\\_story.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former-inmates-of-chinas-muslim-re-education-camps-tell-of-brainwashing-torture/2018/05/16/32b330e8-5850-11e8-8b92-45fdd7aaef3c_story.html); Shih, 〈中国的大规模教化营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 N. VanderKlippe, 〈“每个人都沉默, 无休止的缄默”: 前中国再教育教官发声〉 ('Everyone Was Silent, Endlessly Mute': Former Chinese Re-Education Instructor Speaks Out), 《环球邮报》, 2018年8月2日, [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everyone-was-silent-endlessly-mute-former-chinese-re-education/](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everyone-was-silent-endlessly-mute-former-chinese-re-education/); E. Dou, J. Page 和 J. Chin, 〈北京扩大拘押规模, 中国的维吾尔再教育营大增〉 (China's Uighur Camps Swell as Beijing Widens the Dragnet), 《华尔街日报》, 2018年8月17日, [www.wsj.com/articles/chinas-uighur-camps-swell-as-beijing-widens-the-dragnet-1534534894](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s-uighur-camps-swell-as-beijing-widens-the-dragnet-1534534894).

<sup>33</sup> G. Shih, 〈中国的大规模教化营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 人权观察, 《“去除思想上的病毒”: 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 (纽约: 人权观察, 2018年), 第33-36页, [www.hrw.org/node/322139](http://www.hrw.org/node/322139).

<sup>34</sup> S. Denyer, 〈中国穆斯林“再教育营”的前犯人讲述遭洗脑和酷刑的经历〉。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走，警察问他是否已搬到哈萨克斯坦。凯拉特说，当他告诉他们已在哈萨克斯坦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时，警方威胁要让他入狱 3 到 9 个月。

2017 年 10 月 21 日，凯拉特被带到“教育转化中心”。他说在那里被蒙着头，手脚戴上镣铐。他告诉国际特赦组织自己被绑在一根铁柱上 12 个小时，双臂张开，身体被固定，使他不得不站直，无法弯腰。他表示，那里的警察说，他们把他带到“教育转化中心”，是因为他有双重国籍并背叛了国家，而且访问了一些敏感的网站。

凯拉特回忆说，他所在的“教育转化中心”有 5,714 人，当中包括 3,500 名哈萨克人、2,000 名维吾尔人和 214 名东干人（回族），他们每天都需要点名。“教育转化中心”内的人分为 3 类，分别是宗教类，曾经到境外并“反对政府”的人，以及在中心内违反规则的人。他说，他和其他被拘押在那里的人被迫唱红歌，学习中共 19 大的讲话和其他歌颂国家伟大成就的材料。他们被要求写下从文件中学到的东西，而且被迫每晚收听政府广播新闻。

被拘押者不准彼此交谈，更被迫在吃饭前叫“习近平万岁”。此外，每个人都被迫每天互相监视两个小时。凯拉在被迫吃药时试图自杀，将头往墙上猛撞，结果昏了过去。之后，他被带往看“教育转化中心”的医生，然后转到中心外的一家医院。他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获释，这令他大感惊讶。他之后返回阿勒泰一个月，然后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获准前往哈萨克斯坦。

*(2018 年 9 月 9 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进行的访问)*

不论男女老幼，住在城镇或农村，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转化”目标。当局没有公开列明根据什么标准来决定谁应被拘押，但有些地方列举了那些是“极端主义迹象”和“非法宗教活动”，<sup>35</sup> 不然的话就可能仅由地方官员来决定什么是可疑行为。有些官员以非人性化的方式谈论，如“切除肿瘤”或“拔除杂草”。<sup>36</sup> 甚至有报道称，至少在有些地方，当局可能为了让数字达标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拘押人。<sup>37</sup>

出国工作或留学，尤其是前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似乎亦成为一个人被怀疑的主要原因；而与境外的人接触也是一个明显的触发因素。此外，公开甚至是私下表达宗教和文化关联也是如此，这可以包括“非正常”蓄须，戴面纱或头巾，定时祈祷，斋戒或避免喝酒，或持有关于伊斯兰教或维吾尔文化的书籍或文章。



### 扎兹拉 (ZHAZIRA) 讲述：亲属因电话内容和探亲而被拘押

当扎兹拉·阿努阿尔贝基 (Zhazira Anuarbeki) 与她姊妹的丈夫穆尔萨利·马占什 (Mursali Mazhanshe) 失联，并得知他于 2017 年 4 月被带到呼图壁县的一所“教育转化中心”时，她无法相信他被拘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被发现用手机读《可兰经》。她的姊妹慕妮拉·阿努阿尔贝基 (Munira Anuarbeki) 于 2017 年 8 月到哈萨克斯坦探望她和母亲，5 个月后被带到额敏县的一所“教育转化中心”。当扎兹拉听说这一消息时，感到更加困惑和震惊。另一名担任伊玛目的亲戚努尔加兹·马利库里 (Nurgazi Malikuli) 据报于 2017 年 8 月被送到乌鲁木齐的一所“教育转化中心”。

*(2018 年 9 月 8 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进行的访问)*

严密的监控、侵扰性监视和限制人员流动的系统使当局能细查和控制所有人。随处可见的安全检查现已是新疆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常规部分，这也为当局充分提供了机会，搜查民众的手机是否有可疑内容，又

<sup>35</sup> B. Dooley, 〈“清除肿瘤”：中国公民推进打击新疆的分裂主义〉 (Eradicate the Tumors: Chinese Civilians Drive Xinjiang Crackdown on Separatism), 《日本时报网》, 2018 年 4 月 26 日, [www.japantimes.co.jp/news/2018/04/26/asia-pacific/eradicate-tumors-chinese-civilians-drive-xinjiang-crackdown-separatism](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8/04/26/asia-pacific/eradicate-tumors-chinese-civilians-drive-xinjiang-crackdown-separatism).

<sup>36</sup> R. Thum, 〈中国如何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转化”〉, 《纽约时报》, 2018 年 8 月 7 日, [www.nytimes.com/2018/05/15/opinion/china-re-education-camps.html](http://www.nytimes.com/2018/05/15/opinion/china-re-education-camps.html).

<sup>37</sup> 储百亮, 《中国在新疆建立大量拘禁营, “转化” 维吾尔族穆斯林》。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或用面部识别软件查看民众的身份。<sup>38</sup> 若一个人经常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软件查看信息，就有可能受到怀疑，而微信没有使用端到端加密。<sup>39</sup> 此外，利用其他有加密技术的即时通讯软件，如 WhatsApp 等，也会成为被拘押的原因。



### 尼娅孜别克 (NIYAZIBIEKE) 的丈夫：妇女因手机上有 WHATSAPP 而被关押？

尼娅孜别克·阿伊努尔 (Niyazibieke Ayineur) 的丈夫（因安全原因不愿透露姓名）最后一次听到的她的消息，是她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发出的一条微信信息。现在，他怀疑自己 49 岁哈萨克族、曾任职中学教师的妻子是在那个月早些时候被带到新疆西北部塔城的一所“教育转化中心”。今年在哈萨克斯坦获得公民身份的他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尼娅孜别克在 2016 年 10 月前前往哈萨克斯坦探望他和十几岁的女儿 15 天，然后返回新疆完成她的教学工作。

根据尼娅孜别克的丈夫从她亲戚那里得到的消息，带走她的警察说她登记了 3 部装有 WhatsApp 和哈萨克斯坦 SIM 卡的手机。他说尼娅孜别克告诉一位亲戚，“教育转化中心”里有 20 人都因为手机上装有 WhatsApp 等理由而被关押，包括她自己在内，当中有些妇女怀孕或年迈。亲戚帮尼娅孜别克向她在哈萨克斯坦的丈夫发了一条微信消息说：“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好好读书。”

(2018 年 9 月 8 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进行的访问)

当局大力推进从新疆居民那里收集详细的生物识别数据，这是与“维护稳定”和预测性警务 (predictive policing) 相关的全面人口监控计划的一部分，用来协助进行大规模监视。此等数据包括指纹、DNA、声音样本以及 360 度身体图像，所有这些都可用于各种监控技术和大数据分析。<sup>40</sup>



### 赛拉斯 (SYRLAS) 讲述：警察没收护照，收集生物识别数据

赛拉斯·卡林汗 (Syrlas Kalimkhan) 是一名哈萨克大学生，当他和父母想在 2017 年 7 月回到新疆去参加哥哥于塔城（位于新疆西北部）举行的婚礼时，他们的护照在中国边境被没收。警察要求赛拉斯去当地警察局，在那里录下了他的声音，采集了他的指纹和其他生物识别数据，并给他拍了照。警察还问他是否参加了任何宗教活动。他在塔城待了一个月，然后在出示大学文件后取回了护照，之后便返回哈萨克斯坦。可是，中国当局扣留了他父母的护照，阻止他们离开中国。他的父亲**卡林汗·艾特卡里** (Kalimkhan Aitkali) 是一名 53 岁的农民，于 2011 年在哈萨克斯坦获得永久居民身份。2017 年 11 月 22 日，他被带到一所“教育转化中心”。赛拉斯的母亲偶尔利用微信与他联系，她说他的父亲被送到“教育转化中心”的部分原因是他使用了 WhatsApp。

(2018 年 9 月 8 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进行的访问)

当局利用低技术手段，取得一些专门以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为目标对象的数据。当局以工作组访问维吾尔人家庭和农村的形式及通过“结对认亲”的计划，收集了有关个人和家庭的详细信息。<sup>41</sup> 以上

<sup>38</sup> M. Rajagopalan, 《这就是 21 世纪警察国家的真实模样》；J. Chin 和 C. Bürge, 《在新疆的 12 天》。

<sup>39</sup> S. Denyer, 《中国明显为惩罚对新疆的报道而拘押美国记者的亲属》 (China Detains Relatives of U.S. Reporters in Apparent Punishment for Xinjiang coverage), 《华盛顿邮报》, 2018 年 2 月 28 日,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china-detains-relatives-of-us-reporters-in-apparent-punishment-for-xinjiang-coverage/2018/02/27/4e8d84ae-1b8c-11e8-8a2c-1a6665f59e95\\_story.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china-detains-relatives-of-us-reporters-in-apparent-punishment-for-xinjiang-coverage/2018/02/27/4e8d84ae-1b8c-11e8-8a2c-1a6665f59e95_story.html)。另参阅国际特赦组织, 《通讯隐私排名：评估 11 家技术公司在信息加密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状况》 (索引号：POL 40/4985/2016)。

<sup>40</sup> 人权观察, 《“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 第 18 页。

<sup>41</sup> 人权观察, 《中国：走访干部强制入住穆斯林家庭》, 2018 年 5 月 13 日, [www.hrw.org/news/2018/05/13/china-visiting-officials-occupy-homes-muslim-region](http://www.hrw.org/news/2018/05/13/china-visiting-officials-occupy-homes-muslim-region)；B. Dooley, 《“清除肿瘤”》；人权观察, 《“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 第 79-82 页。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信息都用于汇编详细的档案，以及“关键人物”及其亲友关系网的观察名单。据报，当局评估人们的“可靠性”并给他们打分，该分数决定他们应受到多大的监控，甚至是他们应否被送去“转化”。<sup>42</sup>

### 拆散家庭可能造成长远后果

儿童与父母可能因为遭到拘押而骨肉分离。年纪较大的儿童可能会被送到国营的职业培训中心，而年纪较小者则被送到众多 2017 年以来修建的大型“福利中心”。<sup>43</sup> 若成年家庭成员被拘押，也会使那些无法收获庄稼或无法找到新的收入来源的家庭陷入经济困难。<sup>44</sup> 有些人怀疑，当局故意拆散家庭，目的是要让民众舍弃与家庭、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传统联系，从而让他们更容易认同党国。<sup>45</sup>

---

<sup>42</sup> J. Chin 和 C. Bürge, 《在新疆的 12 天：中国的监控如何压垮日常生活》。

<sup>43</sup> E. Feng, 《维吾尔儿童成为中国反恐行动的受害者》(Uighur Children Fall Victim to China Anti-Terror Drive), 《金融时报》, 2018 年 7 月 10 日, [www.ft.com/content/f0d3223a-7f4d-11e8-bc55-50daf11b720d](http://www.ft.com/content/f0d3223a-7f4d-11e8-bc55-50daf11b720d)。

<sup>44</sup> 储百亮, 《中国在新疆建立大量拘禁营, “转化” 维吾尔族穆斯林》。

<sup>45</sup> R. Thum, 《中国的大规模拘禁营没有明显的结束迹象》; S. Samuel, 《中国的拆散家庭政策令人瞠目结舌》(China's Jaw-Dropping Family Separation Policy), 《大西洋》, 2018 年 9 月 4 日, [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9/china-internment-camps-ughur-muslim-children/569062/](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9/china-internment-camps-ughur-muslim-children/569062/)。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交代一切的时候到了

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民族政策全都强调民族团结，禁止族群歧视。中国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条约的缔约国，有义务杜绝和防止基于种族、肤色、残疾、性/性别、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语言、宗教或信仰、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歧视。但中国对消除“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所表达的决心<sup>46</sup>使官员针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性政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行使其宗教信仰、思想、和平集会、结社、行动、见解、言论和获取信息自由的权利。<sup>47</sup>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政府建立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对人权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刑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和其他法律中使用了“国家安全”、“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些模糊和过于宽泛的概念，当局此举营造了一个环境，让其以可能出现的威胁为由非法和任意实施限制，但这些限制却不符合中国根据国际法在自由权与和平行使人权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新疆颁布的《去极端化条例》就是一例，该条例据称是拘押当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人的法律依据。

国际特赦组织认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权利和义务保护其公民，而有些国家所出现的具体安全问题与其他国家有别。然而，任何国家绝不应以此作为借口，剥夺人民行使其受国际法律标准保护的人权。各国应确保所有旨在反恐或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都完全符合其在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之下承担的义务。

任何国家若仅仅因为民众和平行使人权而拘押他们，涉及严重违反公正审判方面的国际规范，或违反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即构成任意拘押，为国际人权法所不容。此外，当局若未经指控或审判而长期拘押任何人，或秘密、长期关押任何人并将此人与外界隔绝，或无限期拘禁任何人而不作复查，亦构成任意拘押。

任意拘捕或拘押一直为国际人权法所不容。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出，该禁令等同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意味着不允许任何克减。<sup>48</sup> 任意拘押助长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强迫失踪和其他侵害行为。要防止这些侵害行为，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确保任何时候都有适当理由和按照相关程序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

在任何制度之下，当一个人没有犯下任何公认的刑事罪行，而只是因为其民族或宗教身份，在未经审判和没有时限的情况下被秘密拘押，期间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时，就会构成多项侵犯人权行为。如果像目前看见的那样大规模在新疆推行此类制度，那么发生的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就确实极其严重。

---

<sup>46</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2009 年 9 月 27 日，[www.china.org.cn/government/whitepaper/2009-09/27/content\\_18610362.htm](http://www.china.org.cn/government/whitepaper/2009-09/27/content_18610362.htm)。

<sup>47</sup>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书，第 96 届会议，2018 年 8 月 6 至 30 日》（索引号：ASA/17/8742/2018）。

<sup>48</sup> 《致人权理事会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联合国文件编号：A/HRC/22/44（2012 年），第 37-76 段。另参阅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关于批准或加入〈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时提出的保留或者有关〈公约〉第 41 条下声明的问题》，联合国文件编号：CCPR/C/21/Rev.1/Add.6（1994 年），第 8 段，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第 4 条（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联合国文件编号：CCPR/C/21/Rev.1/Add.11（2001 年），第 11 段。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听取世界各地对新疆当前发生的事所表达的关切。中国政府需要知道，丑化整个民族或宗教群体的举动不会为新疆带来他们所寻求的稳定与和谐。中国领导人针对这些族群并强迫他们接受政治和文化同化，此举只会招致冲突、混乱和大规模的人类悲剧。<sup>49</sup>

中国政府完全否认在新疆进行任意拘押或非自愿教化的说辞让人不能接受。正如新上任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首次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中所作的呼吁，中国政府现在应接受独立调查，并披露在新疆采取的措施的全部详情。<sup>50</sup> 那些涉嫌侵犯人权者必须在不诉诸死刑的情况下，被绳之以法以接受公正审判。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需要全面交代所有被拘押以进行“教育转化”的人的情况，或任何其他与目前的“去极端化”计划有关的措施详情。

---

<sup>49</sup> N. Bequelin, 〈中国梦的阴暗一面：消除民族身份〉，《外交家》，2018 年 8 月 17 日，[thediplomat.com/2018/08/the-dark-side-of-the-china-dream-erasing-ethnic-identity/](http://thediplomat.com/2018/08/the-dark-side-of-the-china-dream-erasing-ethnic-identity/)。

<sup>50</sup>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开幕词》（Opening Statement by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Michelle Bachelet），2018 年 9 月 10 日，[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518&LangID=E](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518&LangID=E)。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 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想知道：

## “他们在哪儿？”

### 与国际特赦组织一起呼吁中国政府：

- 确保无人遭受任意拘押；
- 立即释放所有在新疆“去极端化”设施、“教育转化中心”或其他设施中被拘押的人，除非当局有充分可靠和可采纳的证据，证明他们已犯下国际公认的罪行；确保上述人士被转移到认可的拘押设施；并按照国际标准获得公正审判；而且允许所有遭非法关押的人对他们被继续拘押的问题提出法律挑战；
- 在他们获释之前，确保新疆所有“去极端化”设施、“教育转化中心”或其他设施中的被拘押者能迅速和定期与自己所选择的律师、独立医务人员及家人会面，并且不会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确保每个在新疆的人都能不受干涉地与家人和其他人联系，包括那些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人，根据国际人权法有具体明确的理由加以限制的人除外；
- 废除或修订所有违禁限制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行使人权的法律和法规，并终止所有相关措施，而且确保任何旨在保护国家安全或反恐的法律规定有明确和仔细的定义，并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
- 对任何据称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或其他人人权者进行公正、独立、迅速、有效和透明的调查，并确保在不诉诸死刑的情况下，将他们适当地绳之以法，而且就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提供充分赔偿；
- 停止要求其他国家在违反不驱回原则的情况下将人员遣返中国；
- 迅速积极回应联合国特别程序提出访问中国的所有要求，并让他们可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

### 另外呼吁你所在国家的政府：

- 按照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停止所有直接或间接将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其他中国公民强行移送至中国的行动，因为他们有面临严重人权侵犯的真正风险；
- 确保所有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其他人都能迅速求助于公正有效的庇护程序、法律顾问，并就回国时可能面临的人权侵犯接受全面的风险评估，而且有能力挑战任何驱逐令；
- 为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其他人提供真正的机会，使他们可在安全的情况下重建生活。

#### 中国：“他们在哪儿？”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  
全球性的人权运动。  
当一人遭遇不公义的事  
情，都与我们所有人  
息息相关。**

联系我们



[lianxi@amnesty.org](mailto:lianxi@amnesty.org)

加入讨论



[www.facebook.com/AmnestyChinese](http://www.facebook.com/AmnestyChinese)



[@AmnestyChinese](https://twitter.com/AmnestyChinese)

# 中国：“他们在哪儿？”

## 中国是时候交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大规模拘押行动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内不断传来当局针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族群进行侵扰性监视、任意拘押与强制同化的消息，情况令人忧虑。据估计，多达一百万人据报被当局以秘密和不公开的方式，无限期拘押在所谓的“教育转化中心”内，当局此举营造了各种侵权行为出现的环境。

在新疆失踪的人的亲友只能往最坏的方向想，并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担忧。国际特赦组织与超过 100 人谈及新疆的状况，包括之前曾被拘押的人，他们的供述证实了国际社会听到的震惊消息，而新疆的情况也日益成为关注焦点。

中国政府是时候该展开独立调查，并披露当局在新疆采取之措施的全部详情。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需要全面交代所有在目前的“去极端化”计划之下被拘押者的情况。

加入国际特赦组织与世界各地所有希望知道“他们在哪儿”的人的行列。